

宋

會

要

宋會要 枷制

宋朝獄官令諸枷大辟重二十五斤流徒二十斤杖罪
十五斤各長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頰長二尺五寸以上
六寸以下共闊一尺四寸以上六寸已下徑三寸以上
四寸已下仍以乾木為之其闊狹輕重刻志其上紐長
一尺六寸已上二尺已下廣三寸厚一寸鉗重八兩已
上一斤已下長一尺已上一尺五寸已下鑲長八尺已
上一丈二尺已下太宗淳化二年九月詔所置枷徒流
罪重二十斤死罪重二十五斤並用乾木長短闊厚如
令三年十月大理寺丞惠價言州縣制枷多不如令請
委逐處知州通判依令制造稱校一依等第書字刻訖

各據所犯罪施用違者官吏劾罪不恕今者一切毀棄
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太常博士河北提點刑獄陳綱
言諸州勘事杖已下法當令衆及抗拒不招當枷問者
未有定制自今請置枷重十五斤命法寺參議如綱奏
從之仍情狀頑惡及準條令衆者方得行用真宗天禧
二年二月工部郎中知制誥盛度言請委軍巡使判官
點檢見管枷紐鑠鈇如有竅稜生澁修葺錯磨滑易無
致磨損罪人肌膚如違獄子乞行嚴斷官吏重行科罪
從之二月詔開封府將見造到枷並依式樣斤重刻字
為記令左右軍巡使判官依元條輕重施用常切覺察
不得違越仁宗慶曆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殿中丞田頌

言伏觀獄官令內大辟以下枷有三等獨盤枷之制不著令式而天下有司常所用之縣送徒於州州送囚於他所催理官物督責賦稅錮身千里之外荷校連月之間考其所設議謂得宜審其所行當須定制令諸處輕者同於無用重者至於太刻輕重不等何以爲法且小杖亦立分寸豈盤枷獨有差殊欲乞許置盤枷委有司明立勅數頒行天下俾之遵守從之徽宗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中散大夫新差提點京畿刑獄公事兼提舉保甲錢鼎善奏臣檢會政和敕諸笞杖若諸軍小杖制度違式者已有斷罪之文而獨訊囚杖枷杻未有專法臣欲乞下有司修立補完以稱陛下欽恤之意詔違

者以違制論宣和元年五月六日詔獄具盤枷止重十斤日近官司不究法意增置斤重過倍其犯罪編配枷錮不惟途路苦楚枉致性命亦皆有之可檢會政和斷獄條式行下內外刑獄官司常切遵守其見使不依法式者速令改正若敢違戾以杖刑法施行仰刑部御史臺覺察彈奏高宗紹興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御史臺言檢會紹興令諸獄具當職官依式檢校枷以乾木為之長者以輕重刻式其上不得留節本亦不得釘飾及加筋膠之類仍用火印從長官給訪聞當職官吏視為虛文並不依時檢舉甚失朝廷欽恤刑獄之意詔令刑部行下內外應有刑獄去處各仰遵守成法施行敢有

違戾在內令御史臺諸路委提刑司彈劾以聞仍季具奉行有無違戾申尚書省本臺令檢點得錢塘仁和縣長枷并大杖各有違戾內錢塘縣杖直丁貴大杖一條重多五錢半仁和縣第二等長枷一具重多一斤第三等長枷二具輕少半斤臨安府供到狀錢塘縣左奉議郎知縣方懋德右宣議郎縣丞蔡純誠左修職郎主簿趙彥端左迪功郎縣尉陳從易仁和縣左從政郎知縣王鞏左從政郎縣丞范光左迪功郎主簿謝沈左迪功郎縣尉劉贊詔兩縣官吏各降一官

全唐文

宋會要 軍制

太祖建隆三年七月詔搜索內外諸軍不逞者悉配隸

登州沙門島先是雲棲進卒李興偽刻侍乾德三年十

一月斬雄武軍卒百人太祖是親諸道籍號勇兵送關下

於主之仍給緡錢俾娶妻繼勲縱其軍曰日掠人妻女

承命捕而發之小黃門間四年閏八月搜索殿前諸軍

亡賴者得數十人悉黥配通州義豐監 太宗太平興

國九年二月釋軍人被鉗者先是去年冬有軍人夜入

太宗欲必得之令厚其贖賞果有告者乃軍人數輩結

約夜踰垣而出盡獲而戮之因徧索軍中累有罪罰

自今公邊城寨諸軍內有故自傷殘冀望棟停者仰便處斬訖奏 真宗咸平五年五月十四日詔西路將士

臨陣巧詐退避者即按軍令不須以聞 六年七月四

日詔陝西振武軍有願依河東廣銳例官給價直市戰

馬者聽

先是帝曰河東廣銳元是州兵官給中金克價其兵各立社馬亡釀錢同市以補之者自然用

心養餉官亦為利國西振武亦十八日帝曰累有臣僚可依廣銳例處分令立社市馬

言邇來軍旅之間若不懔畏都將蓋緣此輩為過犯自

抵科懲即生怨恨紀拾論訴乞行極斷朕熟思之便依

此行復有妨礙如近者繼有論訴本軍人員非理不公

事皆得實若論者不報覆加嚴刑或有他謀亦不敢告

即所繫大矣只可降宣命令後諸軍因人員科責挾恨

論事鞠勘虛妄者並禁錮取旨 景德四年四月詔諸
軍廂主至員僚今後各依職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儀
違者處斬其御前忠佐軍見排陣使總管亦准此 七
月如京使何士宗言詔書條貫禁軍將士等各依舊等
級並行伏事之理違者按軍令其廂軍將士等未立條
制欲望約前詔減一等定令帝曰禁衛兵士無他役唯
習戎藝耳且廩給優厚欲其整肅有所懍畏故設此條
禁令以廂軍約此施行必恐滋彰難於經久况尊卑相
犯自有條律不行可也 是月詔北面諸路駐泊兵馬
使臣等自今臨陣之際能率先用命殺賊者與賊聞戰
生擒獲賊者臨陣擒獲賊首領者偷侵營寨能驚賊令

援亂及擒獲人畜者諸偏裨下軍士與戍人聞敵能用
命策應殺退賊者戍人與誘兵翼張受命掩擊能破走
之者賊遊騎往來或近大軍受命掩襲而擒賊者用命
深入被傷者臨陣能用命入賊斫刺其首領分散其旗
鼓者並賞之其擒賊首領酋渠者并奪得旗鼓者悉加
等焉如賊已敗走所奪車帳生口資財牛羊什物等給
與立功者斬獲首級及奪得馬如前詔給以金帛仍令
都總管等依此條制差其功伐或承制遷其資級或賜
以錦袍銀帶金帛內遷職十將已十補置訖以聞副總
頭副兵馬使已下即給牒以俟朝旨使臣等亦給文據
仍具功狀來上若尅日會戰不齊者夜喧衆者不俟賊

稍前而遙箭亂射者軍陣既列如都監軍員使臣於步
騎兵內擅簡取一卒一騎者攔後馬有犯者陣既成列
而不齊者旗鎗交錯隊什者賊兵至可以出軍而不出
者方戰聞而觀望不救者兵器不預修理致臨陣不堪
施用者巧詐以避征役者臨陣先退者貪爭貨畜而不
負殺賊者當遣入賊境規避不去既復命言不以實者
被遣斥候而不覺賊來者臨陣不射賊及有餘箭輒棄
之者遺失鎧甲兵器者既賊伏降而輒殺者分布軍號
及傳軍中令不慎密而漏泄者受命逐賊只至某處而
輒過者總管下衙隊軍員并左右指揮使臣忠佐及隨
從當直人等及使臣軍員下押前隊員僚軍頭十將并

隨從當直人等臨陣輒離左右及不受節度者並斬二

年二月詔開封府自今殿前侍衛司軍人合追攝證對

公事者如舊制其軍人身死犯杖罪送本司施行若將

校及軍人犯徒罪已上者未得直牒追攝奏聞取裁時

前侍衛司言開封府多直行捕逐禁軍兵士並不聞報本司事恐非便故有是詔三年八月帝

問知樞密院王欽若等曰每發禁軍及補戰馬其數或

有異同者何也欽若等對曰騎步諸軍樞密院但按籍

而遣本軍於在處旋取見數以言帝曰若然則不惟有

所闕誤亦且不得的確可下殿前侍衛馬步軍自今後

據諸班直并禁軍具逐指揮見管將校姓名所轄人數

內差出者具言見在某處離營若干年月何處替回或

是新添配到內馬軍亦令具逐指揮已有關馬之數其
營在京者逐月具實封奏狀於次月五日起樞密院通
進外處就糧者每兩月一奏依此分析仍令逐處各選
知次第典級令密切主掌非奉宣取索不得輒供 十
月帝宣示御史臺所勘神衛率斂訪聞內外諸軍常有
此事緣條法甚重朕慮諸軍見此處斷各懷憂疑可速
降宣遍諭之自今年十月十日已前應曾率斂請求者
並特放罪如有率斂物色見在者並給還本主今後尚
敢踰違其造意及行用受贓者並當極斷人員知情者
同坐不知情者決杖配隸仍令逐營置版榜示之 四
年十二月詔廂軍及諸州本城犯所部決杖訖並移隸

他軍內情理重及緣邊隨軍奏裁

先是法寺言請與禁軍同等帝以軍秩既

有差降故犯者亦從末減

大中祥符元年三月詔應諸道州府軍監

廂軍及本城指揮自都指揮使已下至長行對本轄人員有犯階級者並於禁軍斬罪上減等從流三千里上定斷副兵馬使已上勘罪具案聞奏廂軍軍頭已下至長行准勅犯流免配役並徒三年上定斷只委逐處決訖節級已上配別指揮長行上名長行決訖配別指揮下名收管如本處別無軍分指揮即配鄰近州府軍監指揮收管內有別犯重者自從重法其諸司庫務人員兵士有犯上件罪名者並依前項廂軍條例施行 十一月詔內外諸軍勿得科率部下盛為軍裝及錦繡之

飾

初興元府寧朔戍將謀軍中服錦綳以壯戎容士伍
康給不充其費因相與謀亡命為盜帝知之故有是

詔三年十月殿前侍衛親軍馬步軍等司言分析到諸
軍累作過犯員僚節級兵士帝宣示知樞密院王欽若
等曰俱是無賴不逞之輩本營畏懼不敢申陳然一概
行之失於輕重可分作四等一等配海島一等配遠處
牢城一等降配遠處本城一等降配並依例刺面仍中
書樞密院籍之遇赦不得放還逐處只在差使不得諸
處屯駐是月詔皇城司奏察訪御龍直班院副指揮
使呂遇日暮歸馳馬奔逸不能制百姓石謙為馬踐
傷甚又言常時本班將士無故不出今不能禁帝曰可
下開封府按問因謂王旦等曰禁軍將士無故不令出

本班故每班置市買二人太祖朝法令嚴肅無敢犯者
大宗時稍從寬貸亦安敢醉酒馳馬以歸旦等言此皆
驍勇之士正當因事誠約帝然之四年九月詔殿前
侍衛司宣徽院三司軍頭司自今以請託為名率歛軍
頭士緡錢者其同謀及受贓並處斬軍校知情者連坐
不知情者決配十月宣示大凡國家詔令每諭中書
樞密院常須執守施行無議輕改朕素聞軍中不便之
事其兵士人員所得戰馬稍良者則有勢力者及將校
等以弱馬豪易之其人但飲忿含怨不敢伸理累降宣
命鈴轄如敢輟借改易軍員兵士戰馬者當寘極典猶
有犯者朕唯貸死而懲之自三五年來眾皆為使人無

敢違數日前有臣僚自邊上來言緣路驍捷驍武兵士
脚下鞍馬復有為人易者察之蓋因入契丹界臣僚所
給借馬或有病患乞於緣路諸軍納換曾降宣命因其
奏自此緣邊州為朝廷弛禁做犯之可降宣命應差
赴契丹界持禮臣僚並選擇準備馬同行不得更於沿
路州軍輟借回易仍明以此意曉諭 五年二月內殿
崇班閻門祇候錢昭厚言河清卒有惰役者以鎌斧自
斷足指例於徙隣州牢城自有此類望決訖復隸本軍
從之 九月殿前司言諸軍訴本軍校長飲錢飾營舍
仗物數少者望令鼓司勿受之帝曰軍民訴事有瑣細
非切害者朕常寢而不行若明諭有司則下情壅塞而

人有冤滯矣不許 六年三月帝曰京師每遇冬至寒

節假日許士庶賭博其禁軍違犯一例捨之可再降宣

命曉示軍人仍舊禁犯者論如律五年詔一應軍人出

九和合而賭錢者與同罪民伍論如律先是軍人賭博

乃降其名次律有博戲賭博財物者杖一百出九和合

如之而無軍人出九條裕鳳州威遠軍健閭妄以己戲

借韓與賭戲州坐興徒要第從杖科因 二月詔隨駕

以上言狀下刑寺請自今同其罪從之 衛殿前司所管諸班直諸軍如有過犯情理難原者並

申取樞密院指揮其行宮內外庫務諸色人等如公然

為非理重者申取宣徽使馬知節指揮仍仰量其所犯

嚴行斷遣內情重者即便斬決不候勅裁 八年三月

詔河北諸州自今差防送兵士不得以馬軍充

初河朔每

臣僚經由多以驍武重軍所送所給官馬第
今其家餉餼而死者幾半至是有司上言故也六月詔

忠剏六軍人員十將今後不得輒有取受本指揮兵士
及諸色配役人等錢物其執役處並仰置簿次第均勻
差遣仍各用心部轄常須齊整無致別作過犯如違許
人陳告勘逐不虛犯當行決配被取受却錢物人免罪
陳告人若係忠靖六軍常與優輕處執役如是被取受
却錢物人並不陳告致別有彰露亦當重斷仍令各置
板榜抄錄宣念於本營張掛先是忠靖六軍所軍校
凡受其賄賂者則優假之
無所賂者則委之重役閏六月詔殿前侍衛軍司如非
時宣取兵士候見御寶文字乃得交付如無則盡時奏
取進止所降宣命仍仰本官躬親收掌不得傳付所司

每遇轉運遞相交受

先是宮城遺燼夕宣詔諸軍皆即時奔赴帝以王旅之衆非時召集

宜有符驗因條約之

九月詔諸路轉運司殿前侍衛馬步軍軍頭

司三司宣徽院開封府諸司庫務等處人員兵士等如

內有殺賊得功及諸般使喚得力者或因官中取索之

時具詣實結罪供申所轄去處妄得詣實保明申奏不

得更受僥倖虛妄及有隱落 九年正月詔樞密院逐

月進兵馬都數每季易之 天禧元年八月詔樞密院

所錄諸班諸軍兵籍並令整脩無容主吏漏泄 十月

詔如聞諸班直諸軍坊監庫務官健飲博無賴或部分

稍峻即招誘興訟仰今後所訴事並須干已證佐明白

官司乃得受理違者坐之或情理巨蠹即具案以聞

二年十一月詔環慶寧三州禁兵犯罪至死者委本州

依條區斷訖申總管司罪狀切害者依舊例先是上到

寧三州禁兵犯罪極刑者獄既具先以案牘申總管司以候裁斷往復近十日致留滯故條約之三年五

月詔自今放停軍士願還鄉里者並依大中祥符五年

詔驗認得實即遣之時編敕止用大中祥符元年八月

縣會問其罪由仍奏取進止方遣之而不錄五年敕文至是知河陽孫奭言不便乞改用五年敕故從之

乾興元年十二月詔今後差發諸軍人員兵士赴逐處

本州長吏讀示宣命不得歛掠錢物與本押使臣殿侍

仍責知委結罪文狀管係訖起發如稍有違因事冒呈

或人陳告人員都將並當決配元造意掠錢物人處斬

管押使臣殿侍只於兵士側近安泊不得入館驛仁

宗天聖三年七月詔應有歸遠指揮處密降約束自今

節級兵士內有作過者本管人員區分後致死若事不

挾情其人員不得收禁其事由奏裁初象州戍兵譚元

等以本營卒莊成明酒作決臂杖七十餘身死轉運使

王湛以成累犯克惡奏乞於免元等太宗令元無干繫

人並持詔十二月詔自今軍人犯私置兵器等其本路

故有是詔人員連累負犯者並從杖罪斷遣即更不等第降職

四年四月審刑院言准敕軍員節級等因公事情不涉

私行小杖決人十五已上因而致死者具奏取裁自來

法寺檢斷依諸色官員因公事小杖決人杖數過多致

死律條考囚數過以致死者徒二年定斷取旨緣軍法

務嚴與他官不同若依上條似未允當欲乞自今應軍

節級因所管人有過情理難恕須合區分情不涉私行
小杖決十五已上因而致死者並從律文決罪不如法
以故致死徒一年上失減三等杖八十定斷仍具情理
取旨從之 五年四月樞密院言諸歸遠指揮係雜犯
配軍人揀充先曾密降宣命如有賭博喫酒劫盜恐喝
不受約束者便行處斬訪聞近日軍伍漸有倫序慮其
間有因輕罪配軍今來再犯小過逐處盡從極斷欲降
宣就糧并屯泊州軍如歸遠節級兵士不改前非再作
過犯先詳前犯如是貸命決配之人又作過者即依宣
命施行若前罪稍輕再作過犯者止依法決斷仍此宣
命不得下司令長吏慎密收掌從之 七年審刑院大

理寺言准敕定奪軍人隨身敕着衣物與軍號法物立
定名目開坐聞奏寺司檢會前後條貫並無諸軍軍號
與隨身裝着名件明文尋牒殿前侍衛馬步軍司會問
到諸軍兵士合屬軍號與隨身裝着衣物名姓殿前司
捧日天武拱衛驍騎驍勝寧朔龍猛飛猛神勇宣武虎
翼衛聖緋紬衫子渤海紫紬衫子吐渾紫紬衫子諸軍
指揮緋小綾卓畫帶甲背子冬一領係軍號請到春冬
衣賜製造軍裝隨身裝着衣物即不係軍號春衣馬軍
七事皂紬衫白絹汗衫白絹袂袴紫羅頭巾緋絹勒帛
白絹襯衣麻鞋步軍七事皂紬衫白絹汗衫白絹袂袴
紫羅頭巾藍黃搭膊白絹襯衣麻鞋冬衣馬軍七事皂

紬綿披襖黃絹綿襖子白絹綿襪頭袴白絹夾襪頭袴
紫羅頭巾緋絹勒帛麻鞋步軍六事皂紬綿披襖黃絹
綿襖子白絹綿襪頭袴紫羅頭巾藍黃搭膊麻鞋侍衛
馬軍司員僚直龍衛雲騎武騎帶甲剝負紫絕衫子各
一領係軍號請到春冬衣賜軍裝隨身裝着衣物不係
軍號春衣七事冬衣七事與前殿司並同侍衛步軍司
神衛神衛水軍奉節床子弩雄武飛山雄武各紫衫虎
翼水軍虎翼各緋衫子諸軍指揮使緋卓畫背子係軍
號請到春冬衣賜製造軍裝隨身裝着衣物不係軍號
春衣七事冬衣六事並與殿前司同殿前司諸班直馬
軍諸班直殿前指揮使左右班內殿直散員指揮散都

頭散祇候金槍東西班鈞容直長行舊例自初伏班時請到例物銀束帶各一條至出職及轉班並隨身帶去內有病死者亦付本家若正身犯事該決配已上罪即例納官其諸班直錦襖子背子銀鞍轡步人御龍四直渾銀度金腰帶錦襖子背子皂羅真珠頭巾及旗號等並係儀注物色寺司看詳殿前司諸班直馬軍長行等所有儀注物色亦合係屬軍號法物乞自今諸軍兵士將軍號法物轉賣典當者並依至道元年并大中祥符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敕從違制本條定罪若將衣賜製造到隨身衣物非時破貨典賣即依天禧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敕從不應為重杖八十上定斷從之 明道四

年五月詔禁軍料錢五百犯階級者斬

先是開封府言

三百犯階級者斬刑名大重故易之

七月並州路鈴轄司言自今兩川配

隸軍籍之人其元犯充惡者不得放還鄉里從之景

祐元年九月樞密院言陝西沿邊戍兵多為近上將臣

選置麾下及臨行陣而裨將鮮得精兵自隨請自今以

全軍隸逐將下不得擅有占留從之寶元二年十月

臣僚上言邊地用兵之際悉藉全其隊伍熟其將守多

被帥臣挑揀以為防衛是致餘殘冗怯之衆每臨行陣

屢先挫衄其精擇者雖驍勇強梁然而部伍不成軍分

錯雜既無本轄將領致使人心携貳乞今後每差衙隊

只得於全指揮內勾充不得於逐指揮內揀選抽差如

違並科違制之罪從之 十一月十五日范雍言今後
臨陣有退却走汨妄言賊勢扇搖軍伍者只於隨處處
斬詔如有所犯者仰押赴經畧使依軍法處置 是月
韓琦等言鎮戍軍昨來戰賊敗狀雖是主將素不經歷
軍員亦責部分其如兵士等方布行陣纔被賊兵呼譟
來逼即已不能駐足一槩奔潰今或只坐主將軍校之
罪雖有所動即恐兵士等以法不加衆向去臨陣戰又
即依前退却且謂自有主將被刑復免一時鋒刃之害
唯求生路豈有闔心兼聞諸路士卒往往如此不唯膽
勇將佐動為兵衆所誤深慮軍氣不振上損國威欲乞
今後主兵官員與賊接戰手下兵士並令軍員已下至

節級依次約束如有不用命退却之人便令軍員等於陣前處斬若軍員不能部轄致部伍錯亂却亦令主將即時處斬所貴士卒畏法以取勝功從之 康定元年八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學士李淑等言恭酌古制定到銅符木契傳言牌刑制及施用條件銅符之制上面刻篆字曰某處發兵符下面鑄虎豹為飾而中分之右符五左旁作虎豹頭四左符一右旁開四竅為勘合之處又以上面篆文相向於側畔刻十干字為號第一符勘甲巳字第二符勘乙庚字第三符勘丙辛字第四符勘丁壬字第五符勘戊癸字左符全刻十干字半右符止刻甲巳等兩半字右五符留京師左符降逐處總管鈐

轄知州軍官高者掌之凡發兵樞密院下符第一至第五周而復始全指揮三百人至五千人用一虎一豹符五千人以上用雙虎雙豹符下符日樞密院以右符第一為始盛以匣封以樞密院印差使臣貴宣命同下宣頭內言下第一符發兵若干本處將佐符勘訖即發兵與使臣復封右符付使使臣還仍急遞以聞本處置簿錄下符次第月日及兵數不得下司其本契上下而並題某處契中剖之上三段中為魚形并題一二三次第下二段中刻空魚為勘合之處左側題云左魚合右側題云右魚合上三段留總管鈐轄司官高者掌之下一段付諸州軍城寨主掌之每總管鈐轄司發兵馬日千人

以上先發上契第一段以皮囊封以本司印差指使并牒賈往逐處驗下契與上契合即發兵却封上契付去人還仍報總管鈐轄司其發第二第三契亦如之掌契司各置簿抄錄發契次第月日及兵數互照驗之其傳信牌中為池槽藏筆令主將掌之每臨陣傳言語寫紙上置牌中持往報兵官復寫事宜牌中而還仍臨時密以字號為驗其字號以令主將旋定毋得漏軍中詔有司製造仍令淑領其事 慶厯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書樞密院並言欲令諸路將帥各置親兵選有武藝膽勇充每月特給錢二百應出師臨敵援護本官如陷沒者親兵並皆處斬詔陝西河東諸路總管許置親兵

百五十人招討鈴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餘並如

所請施行

時快而用師或臨沒將官而麾下大率以罪不加衆或援護不謹故特嚴其制而有是命

也

二年二月十四日詔今後與賊兵戰之後內有兵士

在身別無傷損只是割却耳鼻或遺失器甲剥脫衣服

者顯是一向怯懦全不曾闕敵仰主將當面驗認委實

集衆處斬訖奏仍令於教場上曉示知委 四年三月

二十三日詔禁軍科錢滿伍百有犯階級者自今毋得

作情理可憫奏裁

十一月十一日詔主兵之官皆有

牙隊帶器械以從護之其遇賊不用命而致陷沒主將

者自今人雖衆並以軍法論苟能顯立功効亦當優拔

之其令諸路總管司嚴申飾戒

五年六月詔諸軍將

卒如經戰聞敢偽入箭頭在身欲希功賞者以違制論
軍中失覺察者坐之 是月詔殿前馬步軍自今內外
禁軍非武藝優者毋得入優輕差遣 十一月詔河北
安撫司如聞自保州兵叛多務姑息恐軍情益驕其密
諭主兵臣僚常加撫御之如敢輒犯軍律者亦聽法外
施行 七年正月十二日樞密言陝西四路兵馬自來
分在主兵官員及都司巡檢下泊外城堡寨防守當邊
上事宜之時裏外兵馬辛苦頗均今邊事漸寧諸將下
兵馬絕少出入比之巡檢下及城寨諸軍不唯勞逸不
同兼恐漸成慵惰欲令逐路經畧司將裏外兵馬定日
分作番次輪牙差撥務要均一慣習披帶定奪聞奏從

之 皇祐元年六月詔管軍臣僚自今麾下軍士非有
戰功毋得請遷隸上軍 四年八月詔川陝四路配軍
元犯情輕合揀放者押送本軍其不願者亦聽之 英

宗治平元年二月樞密院言請河北河東陝西就糧禁
軍年五十以上者子孫弟姓異姓骨肉年三十以下雖
短本指揮等樣一兩指但壯健任征役之人許以為代
無親戚即召外人為代皆不支例物即雖年五十以上
無病樂在軍者射弓七斗弩兩石聽依舊從之 四年

五月三日

神宗已即位未改元

樞密院言國家置兵本備戰守而

主兵之官率多冗占雜使欲令逐路帥臣安撫使詳此
事節嚴行約束轄下州郡及主兵之官今後犯者奏乞

法外重斷仍每季舉行訖奏及下本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官每因巡歷覺察奏聞庶幾除去宿弊稍減冗費邊備兵政漸有倫理詔每年春首令樞密院舉行此制

是月詔奉園兵士等樣例物請受即依奉先指揮招置

其諸班違犯及改配等並合作禁軍舊制奉先兵士記

此仍舊犯徒以上及杖罪情八月十八日殿前侍衛馬

步軍司言准詔相度知辰州張宗義上言諸軍每年一

次造年額簿上騰錄舊簿鄉貫唯加起一歲欲乞應係

諸軍年額簿今後開坐軍人投軍時鄉貫歲數庚甲括

定年幾更不別造新簿當司檢會准嘉祐編敕內外諸

軍遂指揮置年甲簿二道抄寫軍員兵級鄉貫姓名的

實年幾并投事到營年月日委總管鈐轄主兵當職官
員點檢印押一於住營處兵官廳收掌一付本營指揮
使廳封錄照使其新收人數並依此抄上若遷補移配
入別指揮即仰互相關報內軍員節級仍於補充文字
開坐今勘會在京諸班直諸軍指揮久來已有年甲版
簿卷歷據每歲首即不曾翻換竊慮外州軍有承例每
年翻換處自今並令止絕敢有違犯準敕科罪從之
神宗熙寧元年正月樞密院言諸路州軍多差兵級營
置雜物以助公用分給官員及至犒設將士全然踈簿
蓋緣上下利於供給致違條貫所差兵士打柴燒炭不
任重役往往投賊兼先有保州燒炭軍員以納課不充

逃走並宜禁止從之 二年九月審刑院言應諸路州
軍人犯罪情重法輕難恕者仰逐處具所犯申本路經
畧安撫或總管鈐轄司詳酌情理法外斷遣詔無經畧
安撫總管司方許申鈐轄司施行 三年五月十四日
詔諸廂軍指揮兵士依禁軍例分五都管轄 四年十
月二十八日樞密使吳充言應雜犯軍所坐不至巨蠹
者每十一月後至明年正月終並依法斷刺訖且留於
本處工役候至二月即差人遞送所配州軍其已配未
發雖遇恩降並依元斷如願便之配所者亦聽首獲逃
軍合遞還本所者准此從之 五年閏七月四日詔諸
廂軍係教閱者不在教閱之上 十二月詔今後諸路

屯戍迴引見諸軍力曾有功勞所在不為酬獎或輕重未當功狀者許於軍頭司自陳本司抄劄所訴事理責指實結罪文狀并隨身公據以聞 六年九月二十一日詔自今樞密院降宣差撥諸路州軍役兵先契勘本州合均定使役人數就差外有剩合差那者即先自近及遠差撥如本州合役人未足不得分擘應副別州虛致交互往來 十月四日詔諸軍排連長行充節級應取功勞人者取兩次以上人若功勞等即分先後先後等即分輕重輕重均即以所傷多者為先 元豐元年正月一日提舉修閉澶州曹村決口所總管燕達言士卒有犯無禮及呼萬歲乞豁口斬訖以聞若有扇搖軍

人掠奪財物及叫呼動衆為首者亦乞處斬為從者則減等配千里外牢城從之母得下司 八月斬內殿崇班机柳縣巡防坊地分陳嵩刺配三班差使机柳縣守把胡清沙門島坐無故棄城寨也 閏正月十四日福建路體量安撫司言捕獲廖思黨龍騎卒李負楊禪乞法外重斷所冀元刺充軍之人有所畏憚不敢竄走上批並處斬梟首示衆 三月二十一日詔應諸軍軍員等與管軍臣僚同姓名者並今改名 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詔禁軍教閱廂軍毋得以為作院工匠 四年正月九日詔曰韓存寶總領重兵往討小蠻不能擒戮首惡虛有暴露士卒使忠勇之士無所効命不候朝旨

輒自退軍逗撓怯避韓永式同商量軍事輒敢符同今
遣侍御史知雜事何正臣幹當御樂院梁從政於軍前
告諭存寶永式罪狀當正典刑曉告將校士卒並由存
寶節制不任退軍之罪其所立功依例推賞 二十六
日樞密院擬令彭遜討瀘州夷賊隨行軍兵約束上批
彭遜所部多彊人難繩以常法須特簡嚴為一約束付
遜令據所犯隨宜處斷勿令拘制送州縣遂詔應所部
兵令彭遜知其甘苦無令失所如有罪犯量輕重行罰
仍令經歷路分轉運司指揮隨處州縣密覺察如有搔
擾具以聞 六月十六日李憲言准宣發廣勇石二十
指揮駐熙河令臣將之以往廣勇初置未常出軍乞於

宣武神勇殿前虎翼差指揮為臣親兵詔改差殿前虎翼右十四指揮所乞親兵牙隊管軍方許劄與憲知管七月六日經畧司走馬承受來時晒言乞梓莢兩路入蠻界人夫令轉運司刺其額如諸將獲級委官看驗詔如入蠻界殺人夫以充級其主將重行朝典 十一

月九日种諤言將來諸路兵乘冰渡河竊慮推突相先爭奪財貨將佐不易禁止乞早降約束詔諸路總兵官將來得賊府庫應當日同有功士卒並主將親檢校均給如金帛浩瀚宜量留充將來置帥供餽之用若賊遁竄尚有繫顧這據巢穴之心即焚其所居五年正月二十三日詔彭遜追供奉官趙福斬訖奏

先是趙福將

下至靈州糧道斷絕中路逢賊殲戰大軍夜相失潰走
盧宋奏已得旨放罪福在東幕下川事見越不為禮逃
因以惡語奏福在三月二日詔環慶路經畧司昨出界
軍中不入賊故也

將領官所部兵除死事及因傷而死外會計已及數如
及二分追一官二分半二官三分三官五分半四分五
官四分半六官免勒停差遣依舊其降官至奉職各罷
將副差遣令曾布據出界時分隸將領官所部及失亡
數并應奪官人名位以聞其廊延路涇原路秦鳳熙河
河東路取會亡失數准此十八日詔廊延路經畧司
聞沿邊防拓將下士卒頗有逃歸者勘會是實嚴行收
捕為首人陵遲處斬餘並斬訖具人數以聞五月十
一日河東經畧司言豐州屯駐神銳指揮千餘人薛義

所部照應修葺蘆寨至府州百十寨王安等百餘人鼓
動軍衆擅還豐州及恐喝指揮使張臻言不遜內捕獲
十六人張世規已陵遲處斬其餘人見捕遂詔續獲人
但嘗逼嚇指揮使出不遜語證佐明者並處斬余更不
得推究為首人家屬應緣坐者押赴豐州處斬其同居
骨肉依編配法其後經畧司言安等已斬莫知為首者
而安有母年六十上特貸之六月十六日詔將下諸
軍從軍走回並特免押赴軍前配逐處本城人員降一
資七月廿九日詔熙河路自今如不用條詔擅役將
下兵毋得應副以李浩擅役令八月九日詔廊延路招
納歸順蕃部壯人十人老小婦女四十人並遷一資十

歲以下不許累遷不得過三資卽不及與減磨勘一年
不及減年及遷資止每一壯人支絹四匹老小婦女一
匹殺降人者許人告每人賞錢二十千至百千上告殺
五人以上者仍遷一資殺降人者斬 六年三月二十
六日上批早來擬奏配軍盡一法內稱刺充某指揮恕
於上軍稱呼有嫌可諭修法官改云某指揮雜役時犯
罪法應配流者其罪得輕免配行盡以隸禁軍營為雜
役然禁卒素憚配法嘗耻言之故也上於人情至微無
不曲盡 四月二十三日熙河蘭會路制置司言准詔
劾李浩罷蘭州猶帶本路鈐轄擅奏赴闕罪狀浩自言
雖嘗奏赴闕未離任詔浩於法當以擅去官守論以未

離本路及近出塞有功罰銅二十斤 五月一日涇原
路經畧司言第五將申熙寧寨硝坑堡巡檢王世隆追
賊至水東口戰死弓箭手十將王和等十四人各傷中
詔世隆擢領兵過壕又不能策知伏兵致傷折人衆如
其生全朝廷必重加責可更不推恩其輕重傷人依格
陣亡人以陣不勝例 六月十一日河東經畧司言葭
蘆寨巡防兵逢賊以衆寡不敵陷沒未敢依陣不勝法
施行詔陣亡人惟將官使臣等分陣勝陣員諸軍用陣
勝例一等推恩 十四日彭遜言涇原路蕃兵皆富有
出入止差顧人僕從軍蓋舊無正官管轄遇軍行即差
將副人心不相諳故難指揮及差蕃官兩員及諸事將

官同管轄處置貴皆得素養之兵為用詔經畧司看詳
立法 七年正月二十七日詔葭蘆寨居山形勢險絕
非出兵便地縱賊大至不過城守兼本寨城圍止千餘
步步立一人止千餘人加倍計之二千人足矣經畧司
都不卹邊費視朝廷財用輕泥沙無故輒屯重兵情不
可赦其王居卿雖已離任今提點刑獄司追正按罪以
聞 六月十一日建寧軍言軍居河流之間隄防之內
應有違犯若自大城越至本軍或自本軍越過河東之
類並依已至越所未度法併越兩河自依私渡法從之
九月二十一日鄜延路走馬承受李元嗣言軍士崔
舉自截手規避出戰在舉配本處禁軍雜役令劉昌祚

體量軍中如此者斟酌施行 十二月十六日詔諸軍
雖非出戍因差出不宿於家其要犯姦許人告 哲宗
元祐元年四月十八日殿前馬步軍司言禁軍排連欲
且依照寧編敕施行從之 十月一日樞密院言東南
十三將初未定出戍路分及不隸將兵內有出戍名額
少而所轄指揮數多處未得均當欲除廣南東西兩路
駐劄三將各專隸本路及虔州第六將全永州第九將
專備兩路緩急並免戍他路外餘八將及不隸將兵依
均定路分輪戍各聽路分都鈐轄司差使即輪出將兵
不隸將兵路分權撥在京步軍補戍四日復初從之
二年二月八日太師文彥博言廟軍舊隸樞密院新制

改隸兵部其本兵部府豈可無籍樞密院言官制行廟
軍分隸戶兵工三部於兵工部置籍揭貼逐部自今進
用以其副上樞密院仍更揭貼 三年正月十八日詔
陝西河東出界總兵官奏功必具還塞人數其亡失也
必具所因其不出境即賊退亦具見數以聞 三月十
日詔廟軍歸營及一李乃聽從役 閏十二月十四日
詔陝西河東藩官著兵二路廣西川陝荆湖民兵及敢
勇効用之屬並隸樞密院兵部依舊主行其餘路民兵
令兵部依舊上尚書省 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刑部
言諸軍率眾對本轄不唱喏法上軍處斬下軍及廟軍
徒三年配廣南對本轄將校節級依犯階級及立告賞

法從之 六年七月十二日湖北邊事司言自後馬軍
犯罪該配者並免特刺充沅州雄畧馬軍不許差出從
之 閏八月十三日兵部言諸軍指揮各置籍緡開姓
名遇有差使務均勞逸其因疾病權免者損日先差若
限年合替者前期檢舉闕人者申轉運司於別州應副
不檢舉差人或占留合替人及妄作名目拘占及妄多
過限六十日不差者各徒二年每李州委官照檢具有
無不當申州監司巡歷復視失當者按舉禁軍則知州
通同共點檢從之 七年十一月四日秦鳳路經畧司
言近年兵將官與城寨等使臣因違朝旨及帥司節制
以至敗事者以其當立邊功多從寬減上下玩習浸已

成風請令後將官及城寨堡使臣應緣守禦有違朝旨
及帥臣節制並乞不以邊功寬減庶幾人知畏懷紀律
稍嚴從之 紹聖元年西夏兵入鄯延破金明寨經畧
使呂惠卿遣將張與等襲逐專一其職任襲逐沒奏至
宰相章惇怒其失主將欲誅全軍凡四千人中書侍郎
李清臣曰將沒亦多端或先登爭利輕身入敵今全軍
盡誅異時亡將全軍皆降虜矣上於是詔惠卿隨宜裁
處後得惠卿奏所誅牙兵才十六人 二年十月十三
日樞密院言接送人應差兵士者知州及兵官路分都
監已上許差禁軍路分總管副總管路分鈐轄仍許差
馬軍差禁軍馬軍禁軍通計毋得過三分之一內文武

官係知州鈐轄已上並貼差下禁軍通判都監已上及
依通判都監資序差人者亦許貼差近下禁軍毋得過
所闕之半別有廂軍可差而輒差禁軍者以違制論從
之 三年八月六日樞密院言河北第七將狀按舊法
將兵犯令許將官一面決遣昨自知州縣同管以來凡
將兵有犯及應干軍事動多牽制欲依舊條外諸軍轉
補排連差使窠坐旬呈給假並隸將司州縣不得干預
非駐劄處除轉補排連候將副巡歷施行外餘委訓練
官從之 九月八日詔經畧司應軍馬出入臨時差人
部押陣隊者不及五十人不得過一人五十人已上不
得過兩人每一百人不得過三人

先是樞密院言日近諸路係明膏功漢蕃使呂

部兵止
格計隊
優故有

五七十人至百人有三四員共部一隊者雖依
內所度分數各行推恩比之獨負部人酬獎太

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樞密院禁軍長行犯杖

若徒配已升軍分而無過犯者並聽排連從之元符

三年五月二十六日知成都府路昌衡奏乞精選諳曉

軍政之官以為將副使之分總教習各以逐色比較短

長除本習外兼教他藝及環帶衣甲應將兵除諳會修

泥城壁吊挂樓櫓板木及補縫衣甲之人許令存留仍

不妨本等事藝外有手藝及機織諸色工匠如年及四

十者並降填廂軍官司如敢隱蔽虛占名籍請受本將

及本州官吏以違制分等科罪并臣僚上言禁軍內有

會諸作手藝之類諸處不得久占妨廢教閱致武藝墮

墮其別作名目占破手藝人未有主定條約及禁軍習
學手藝雖有斷罪之文即未有移降指揮致軍人尚敢
習學詔諸應禁軍處當職官別作名目差占有手藝人
致妨教閱者以違制論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
十三日兵部狀郎延路都總管司奏乞今後有諸色人
等輒敢將官軍軍器衲襖披氈之類質賣錢物乞嚴立決
配斷違條約大理寺修立到下條諸軍以軍號隨身衣
軍器法物軍須衲襖披氈質買錢物者徒二年知情質買
若以官給鞍轡質買借人及質買之者各杖一百軍號
器物等並追還質買錢物沒官從之 崇寧元年九月
十七日尚書省臣僚上言竊以朝廷置兵本備戰守約

束稍緩游藝寢多率以工匠之名影占身役主兵之官
差在本廳則利於役使習學之人得預占破則利於偷
安又其甚者巡檢土兵占充樂人有妨巡邏今欲乞應
戰兵除食手泥瓦匠之外不得招刺諸色匠人及見今
已有工作之人官員並不得差充白直及諸般名目占
破仍乞將手藝工匠並行降填廂軍今後不得依前習
學責在本轄兵官常切覺察依此逐旋降填如敢隱蔽
占破及復招刺者並科違制之罪其巡檢土兵依此詔
尚書刑部遍牒施行 五年八月十六日詔近來官司
多有奏請乞許軍兵投換遂致軍制隳紊紀律不嚴備
墮軍兵巧避征役公然逃竄投換往來借請衣糧疊支

例物惠奸壞法莫甚於斯已許投換去處並限一月結
絕今後官司輒申請軍兵投換以違制論其廂禁軍逃
亡並係元豐法 大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樞密院言
訪聞諸路招軍殊不以人物年甲幼小未及等尺為限
但以數數塞責而已往往侏儒怯弱童稚之人刺填軍
分計一營之數十有二三不唯徒有其數竄耗軍儲竊
恐緩急不堪實用詔諸路帥臣嚴切指揮轄下州軍當
職官司今後每遇招軍常切子細審驗不得更似日前
鹵莽仍逐時檢舉招軍條法行下如敢不依其當職官
必定重行黜責干繫人亦等第降配 政和三年三月
三日樞密院奏殿前馬步軍司准批送下梓夔路兵馬

鈴轄掌民紀等狀伏覩軍防令諸軍差赴川陝路屯駐者如曾犯徒并逃亡捕獲不係全軍差發者所不應差人權移送本州或隣近以次一等軍分指揮即不審諸軍元差赴川陝路時不曾犯徒并逃亡捕獲全軍到川陝路後有犯徒并逃亡捕獲之人合與不合依舊在川陝路屯駐殿前馬步軍司相度契勘自來諸軍過差赴川陝路屯駐未曾有本處被犯之人欲今後諸軍差在川陝路如有違犯之人令逐處斷訖不至配降即發遣赴所屬依條施行從之 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臣僚上言近來兵將官或有不能御下以致兵衆弛慢或有督責太甚以致兵衆有言欲損害兵將官則因教閱而不

唱喏欲損害州縣官則因請物而相喧競並不曾重行處斷欲乞今後如有上件事並乞嚴行推治如是事由兵將州縣官卽重責官吏如係兵士驕恣卽乞於階級法外重斷違奉御筆依奏立法行下宣和元年六月十八日陝西河東河北宣撫使司奏勘會諸邊遇事調發軍馬其軍人隨身衣甲器械悉從官給事畢還納比來墮卒闕請器甲衲襖之類避免征役多是逃走或託疾拖後並將元請衣甲器械衲襖擅行貨易或典質錢物自知逃亡罪重又已破貨器甲之類理不可還遂絕自新之意兵額由此頓闕臣詢究得蓋緣典質收買器甲衲襖之人罪賞未嚴亦未有隣保備償及許覺察自

首給賞免罪之法是以奸弊日增有害邊方大計伏望
朝廷詳酌立法庶有以懲革奉詔依立法聞奏 三年
四月一日通奉大夫新除戶部尚書沈積中奏臣竊以
今之河北乃古燕趙之地自昔號勁兵處朝廷設置諸
將養兵之費不知幾何宜其精悍無敵而乃士氣驕惰
一可用日者羣寇嘯聚纔數十人爾官軍追捕動以千
計强弱之勢固自明甚而遇敵輒北至有束手就死者
臣竊怪之而考其所由來蓋紀律不明訓練不精之過
也夫禁軍逃亡罪亦重矣然將副則遷就歲終賞罰之
格軍校則利其每月糧食之入往往逃亡者並不開落
獲者亦不行法至有部轄人糾率隊伍公然私竄其中

冒名代充者比比皆是因循玩習恬不為異至於教閱則又苟簡減裂僅應文具將佐未嘗朝夕親臨訓以馳射格鬥之事武勇者無賞退惰者不懲而州郡兵官違法占留率不依次赴教廂軍小分冗占剩破乃以禁軍充代差代動妨教閱一旦使之臨敵是何異詆市人而戰之故又况優重不均廩食不精而率歛乞索畧不禁戢凡此皆害軍政之大者臣愚伏望聖慈明詔帥臣申嚴紀律號令將佐精加訓齊其諸積弊悉俾革去使人鼓勇則何獨不若陝晉士卒之銳也且兵在於精不在於衆自崇寧以來增置幾五之一冗食縣官未見有補曷若汰其孱弱者悉如元豐舊數稍精其糧廩而教

之加詳焉則備預於不虞銷患於未萌誠今日先務也
奉御筆依 四年十二月六日臣僚上言應今後諸軍
減破須及五十以上實有病在假及百日看驗委是不
堪征役即申提刑司差官審驗詣實方行減破若年未
五十而患手足折跌眼目要害之處不堪征役並差官
覆實減破如違並乞立法其犯人與看驗官部轄人等
科罪仍許人告所貴軍額日有進益軍人自無規倖之
弊詔契勘見行條貫申_奏行下 五年十一月十四日詔
樞密院士不用命亡失掌兵官即依軍法不得容貸有
廢紀律_{以臣僚言承平日久率情而驕故也} 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詔
已差諸路統制將兵應援河北河東如沿路故作住滯

及申請為名延留不進有悞邊事仰所至帥臣聞奏當以軍法從事其已遣諸路統制兵馬并召募効用敢勇等所過州軍合請錢糧軍器守令竭力應辦不得少有稽慢邊事寧息當優異推恩如敢違戾並行軍法 欽宗靖康元年二月二十七日知建州王賓言軍興以來諸處敢用勇効用保甲弓箭社等帶隨身器甲於經過州縣城內安泊往往作過未有明文禁止檢准政和軍防令諸全將差發所由州縣承報量兵馬標占驛鋪官私邸舍各以分區處取定仍前期一日以圖報本將又賦役令諸丁夫經過縣鎮城市三里外下寨宿止不得入食店酒肆有所須物火頭收買竊原法意全將

之兵久經訓練故訪經州縣合行操撥驛鋪卹舍至於
丁夫則不然本皆愚民不閑教督若使持器械入城邑
千百為羣耳目之欲不勝其求必致爭亂今來諸處所
起人兵皆新招烏合之衆部押兵官素非統轄縱有不
循紀律未敢以軍法從事是以經由州縣例多分擾乞
比附丁夫法並於城外下寨仍令部押官前期報所過
州縣備合請錢糧令就倉庫請領或差官於城外支散
庶使平民得以安居從之 十一月十四日詔諸州勤
王如敗後時當職官並以軍法從之 光堯皇帝建炎
元年六月十四日詔自今行軍用師並依新法從事可
依下項一祖宗法一階一級全歸伏事之議敢有違犯上

軍當行處斬下軍徒三年配五百里近來因循浸失法
意可遵守施行 一祖宗禁軍逃亡上軍處斬在七日
內者流三千里首身杖一百下軍第一度三年首身杖
九十第二度流三千里配隣州本城首身徒二年自今
可常切遵守過七日者不許自首許人告捕每獲一名
賞錢十貫文 一禁軍出戰遇賊敵進前用命者賞輒
退不用命者斬賊衆我寡力不能勝因致潰散不歸本
部本寨聚集者斬因而逃歸住營去處及作過者家族
並誅 一禁軍於行師之際盜博鬥毆飲酒至醉拍擲
器甲蔽匿婦人脅持財物扇搖惑衆買物不還價錢並
依軍法 一統制官部隊將遇敵怯懦不能率衆用命

者斬賊攻一軍危急而餘軍不策應者統兵官當行軍法賊攻一部一隊部隊不策應者部隊將當行軍法一統制官明保公狀故不實徇私不公者當行軍法一統制官不能撫御將士致士卒搖動者當行竄默一統制官不能用兵不能乘機取勝致敗北事理重者者當行處斬事理輕者編竄遠惡州軍一將士卒伍先登陷陣及以弓弩射退賊者雖不納級亦行推賞一全軍勝則全軍推賞全隊勝則全隊推賞同退走者盡斬軍隊雖不勝其間有能自斬賊級及中傷在前者自行推賞一將士戰沒五甲將佐親身而非逃亡者委五甲將佐開具保明當優恤其家不得輒以收身不

到開落違者重行編配許其家陳訴 一統制官部隊
將所統兵以十分為率遇敵接戰獲級與殺死士卒人
數等者免罪推賞獲級分數少殺死士卒分數多比折
推恩不能獲級而士卒殺死衆多者斬 一統制官不
受大帥節制部隊將甲正伍長不遞受節制跡狀顯著
者斬 一統制以下因出師輒敢扇搖謀變者先家族
一將佐卒伍出戰獲功多緣再下保明遂致行賞稽
滯夫賞不踰時欲士卒之知勸也自今大帥統軍盡時
保明即行推賞故不以實許人告根究得實以賞與之
樞密院人吏輒拖延者編配遠惡州軍 一守紀律保
護其上者賞違犯者斬 一守控扼要害敵處至固守

不去者賞棄所守者斬 一使劫寨或邀截或追逐或
設伏或出奇或入敵營壘探事能如今者賞違戾者斬
一凡賞應轉官資或支例物並軍中盡時給付 一
凡有罪處斬訖並梟首令衆率先退走者家屬盡赦餘
並依將法 十一月十一日詔財用以贍軍兵其詐冒
軍兵姓名偽造券旁盜請係官錢糧人已之人侵耗邦
財有害軍須情犯深重可特不用今降赦原免 二年
三月二十一日詔應行在并差出及五軍下出戰軍兵
閃避征後拋離隊伍妄通姓名應募他處之人并招收
知情爭占人並依軍法施行 五月八日詔諸路應緣
軍事請求依曲法請求法

以臣僚言行在五軍并御營
司及差出將領等所辟大小

使臣制各
不
公
故
也
二十三日御營使司言都統制王淵稱兩

浙路州府軍兵多不諳軍中紀律止是扇搖撰造事端

致民間不安乞差官幾察詔王淵依旨時淵兵勇兩浙

房亦不在營房居住多與居民雜居講造言詭惑民不

安乞將見在街市居住軍兵並遣入營房如有開營舍

本路提刑司措置以聞九月十四日詔今後諸路應

係將不係將軍兵並聽帥司差撥應土軍弓手並聽本

路提刑司差撥如輒敢申請占各反直行差撥者並以

違制論其後樞密院言已降旨揮師未嘗立定分數切

不得過見管人數三分之一三年四月二日詔自來

將帥行軍諸軍於軍前犯罪或違節制不用命自合於

軍前處置外若軍馬已還行在諸軍犯罪至死申樞密

院取旨新遣 六月二十八日臣僚言軍興以來鮮有
可用之兵蓋以紀律不嚴軍政弛散每破驛券多至數
倍每行一驛必批數日此冒請之患也請受之外須更
犒設此邀求之患也州縣畏威暴斂民力重困此騷擾
之患也迫以軍期脅以軍法或執縛縣或箠撻公吏此
苛暴之患也毀撤民居以為蒸新強市飲食不還價直
甚至攫奪財物誘掠婦女此剝攘之患也婦女從行謂
為老小將領而下各有所携少則一人多則數輩上下
相蒙無復闕志此老小之患也功狀濫失實廣增俘馘
僥求上賞公受貨賂鬻賣官資此冒賞之患也空名告
劄以俟賞功隨意補轉功重資多賞不當功名器實濫

此補授之速也凡此八者為患實大或見敵而避或望
風而逃乞下諸將申嚴紀律仍委三省樞密院御營使
副按劾及臺諫覺察以聞詔劄與諸將 八月十九日
詔應差往諸路捉殺軍兵經過州縣不得直入州縣止
許城外踏逐寺院并空閑官舍安泊如遇批請買賣物
色仰統兵官據差定人數預報諸縣給牌號方許放入
不得經宿其券驛並據往還合勘請日分支給不得過
數批勘仍令州縣如遇軍兵過往候起離日其有無擾
擾及應副過錢物等數目中尚書省仍劄與行在諸軍
統兵官遵守以尚書省言昨喬仲福領兵經由統州軍
馬等直入州城四散占據民居擄掠良民
妻女作通 閏八月十五日詔分擘定防江臣僚杜充
故有是命

建康府王民孟清劉經顏孝恭曹珏郭仲荀並聽杜充

使喚劉光世太平州兼保護池州韓世忠鎮江府辛企

宗吳江縣陳思恭福山口王燮常州內劉光世仍聽杜

充節制 二十六日江南東路宣撫使劉光世言受杜

充節制有六不可乞不受杜充節制上怒曰豈容如此

跋扈便降指揮言杜充除將出自朕意令盡護諸將光

世輒敢首拒詔命恐紊朝綱候指揮到却令過江如尚

敢違拒當真典憲仍令閣門不得收接朝見文字繼而光世

已依指揮畫時渡江即無其違奉 九月二十七日御

營使司言訪聞江南東西及兩浙路統兵官並不鈐束

兵衆致攘奪村民財物虜掠婦女拘占舍屋作過深厲

不便詔令江南東西兩浙路防江統制等官嚴加鈴束
縱令有犯其統制等官先行軍法犯人不以多寡並行
處斬金宗暉先十五日詔諸軍擅入川依軍法以利州路轉運
洋等州前去緣本司不行在帶領家屬人馬經由本路興
入界前來當處陝西將兵提例入川不唯侵耗歲計萬已
一本司應副不前以致生事乞立法約束有旨今恒密
院立法至
是上言紹興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詔諸軍出師
並合嚴切鈴束一行沿路不得秋毫騷擾作過仍從樞
密院採訪覺察大將察統制官察統領官統領官察將
副將副察部隊將使臣部隊將使臣察擁押隊旗頭擁
押隊旗頭察隊下人如敢違犯之人並行軍法家人有
犯而知情者與同罪若失覺察別因敗露其次序合覺

卷之三十四

七

察人並當重實典憲所有見在諸處屯泊出師軍馬令

依此遵守各具和稟聞奏以右司諫方孟卿上言比年

師命將掃蕩妖氛然軍政久壞士氣無紀律凡大害陸下

其統制官不各給印歷軍政久壞士氣無紀律凡大害陸下

食去處覺察如軍兵作過之人使行軍法更委本處監司州縣

具一察致朝廷訪聞或因人陳訴別乞重實典憲司州縣有失

是詔有二年四月十一日詔應神武諸軍御前志銳

軍諸將準備差遣使喚使臣不能馬步射者逐軍統制

將官體量放罷今後不許表私借差本軍兵卒如違及

借之者並科違制之罪 閏四月二日詔諸處分遣在

州縣守戍官兵并餘統兵官等元係朝廷遣使即依將

副序位若止是軍中或帥司一面差委即與州都監序

位其餘使臣與當部隊將序位如違並依部內有犯許
令守臣監司按舉其兵校於屯駐去處知通並依階級
法時軍興諸處各有分屯守戍將官與州縣官即無序
至請求精設處探州縣數百官屬過數批請直入倉庫以
索至是樞密院措置故有是詔七月十一日詔令諸
軍統制官鈐束所部官兵應有陳訴事務並須依條次
第經由朝廷施行不得依前隔薦如違其越訴人當議
重作行遣統兵官容縱亦仰取旨施行各具依稟申樞
密院以樞密院言勘會行在諸軍兵缺凡有陳訴事務
本月恩賞換授之類往往不由二十七日臣僚言今
所轄越訴理宜約束故有是詔
東車駕駐蹕臨安府日近府城遭火諸軍以救火為名
持刃乘間公然搶奪錢物乞今後遇有火依京城例止

許馬步軍司及臨安府兵級救撲仍預給色號常切准
備外其餘諸軍並不許輒離本寨仍委統兵官鈐束犯
人重作行遣若臨時御前處分差殿前司官或搭財兵
級或神武統制下一軍同共救撲從之 十月九日兵
部言乞應今後統領兵官使臣等經由州縣於守倅令
如屯駐法或輒以請受為名執縛笞撻命官許州郡監
司按劾以聞重加典憲州郡監司庇而不發因而暴露
例行黜責乞立法詔令限三日立法申尚書省本部欲
依諸軍違犯階級上軍法州縣監司庇而不發因事暴
露依律文內諸監主首知所部有犯法不舉劾者減罪
人三等科罪從之 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江南東西路

宣撫使韓世忠言累降指揮諸軍不得互相招收及將
別人軍兵等一面差人拖拽欲將諸軍官兵効用已受
應告敕宣劄文帖許令本軍統制官於背後批寫某軍
押字用印仍自今以後如遇後來官兵効用批勘請受
並仰本軍先次取索出身文字照驗過勘及今所屬糧
科院復驗委無違戾批歷身訖放行詔依若敢尚習舊
弊互相隱留主兵官重行黜責本軍幫書將佐及批勘
官並徒二年內外諸軍忠銳兵將並依此施行 二十
七日臣僚言聞軍兵所屯之地發掘墳墓鞭尸暴骨旁
亘百里間鮮有免者死者銜冤生者痛哭又聞自来用
兵破敵之後必以所得者首級多少定賞其空手無獲

與所獲之少者往往搜攝平人借取其首以充納級之
數願降詔訓飭諸將凡軍兵所至申嚴紀律令毋得發
掘墳墓凡遇敵乘勝毋得借取平人首級詔劄與督府
及神武諸軍逐路帥司常切遵守嚴行覺察禁止如有
違犯之人取旨重作施行 四月二十三日詔諸軍棄
毀亡失付身宣帖之類今後並依見行條令所在州保
奏施行即不依前於本軍陳乞一面出給公據如輒敢
一面出給公據並從杖一百科斷其給到公據亦不得
收使令殿前馬步軍司常切檢察遵守 時樞密院言諸
失付身宣帖之類依條詔本邑保官二人如係將校所
在州保奏餘人並報元給官司出給公憑近來諸
軍亡失宣帖等並不遵依條令經由所在州保奏亦不
報元給官司出給公憑止於本軍等處陳乞一面出給

公據照驗批勘請受遇有功賞轉補便作付身擬身轉
資級公平日近諸軍換受前班都虞候亦止憑本軍給到
亡失公平長使換官似此不唯有違條令兼
無以驗實屬絕奸要有害民制故有是詔
十月七日
日樞密院言訪聞有軍兵持杖踰候潮門城出外作過
蓋緣兵將官從來有失覺察理宜禁止詔令張俊揚沂
中嚴行約束所部官兵寅夜不得輒出營寨如違收捉
解赴樞密院並行軍法若本軍不覺察致敗露其本轄
兵將官並重寘典憲 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二十六日
詔今後使臣効用軍兵並權住招收令張俊揚沂中根
究將日近強刺人數並給公據放令逐便及約束諸軍
今後不得擅便招人若更有違犯其本頭項統制統領
將佐等一例重作停降所遣街市彊招人軍兵使臣並

行軍法仍立賞錢三百貫許諸色人告捉樞密院給黃

榜曉諭

先是謀議大大唐暉言近諸軍違人於街市樹捉充軍輩鼓之下人心必搖乞降約束不許強

利故有

十二月十五日權准東帥臣趙康直言劾奏

州兵官任顯不伏使令已械送有司乞行竄責上曰康

直既權帥事自今施行嘗記朕為元帥時有一部將醉入

酒家壞其盆盎朕捐白金償之而斬部將梟其首自此

更無一人犯令者大抵用兵當以威信為先五年二

月十四日詔朝廷攘却寇盜皆將帥之力理須恩威兼

濟使人悅服竭節效命自頃戎虜荐至賴二三大帥能

體德意撫馭士卒果獲其用尚慮本軍偏裨將佐不能

遵守諸帥約束非因行軍用刑過當自今本將本隊士

卒有犯依條斷道問當有官人具情犯申樞密院量度
事因重行編置即不得故為慘酷因致殺害務要士卒
悅服庶使主帥仰副朝廷責任事功之意如遇教閱行
軍合依自來條例施行 八年正月六日宰臣趙鼎言
建康府捕盜馬者事連殿前司兵士本府已行追究上
曰朕嘗喻揚沂中統兵既衆其間豈無作過之人切不可
占護若有所占護則軍中紀律便不行矣沂中亦曰
大凡軍中占護有過犯者為非建康府追逮沂中必不
敢隱而不遣 八月十七日後殿進呈次上以諸軍用
巨挺捶偏裨有過數而死者嘗戒殿帥揚沂中曰平日
將士少有違誤法令具存不可以一時褊憤恣為暴虐

不比在行軍處也 九年九月十四日臣僚言兵興以來蓋有不能悉如舊制者然莫甚於諸軍代名之失也紹興六年密院措置空名給據付逐路宣撫司及其餘州軍許令代名之人赴軍書填一切不問舊請給銷鑿元承代某人職次候立功日改正補轉此蓋都督視師于外隨宜措置以安一時非良法也行之至今自陳承代冒名竊祿者不知幾人乞將前降許代名指揮自今日為始更不施行詔依今後不許代名 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宰執言領殿前都指揮職事楊存中乞將本軍未刺字人並刺字識認以防諸處互相招置及乞嚴行約束事秦檜曰舊有一法招刺軍人並從軍法所以

難行一法立賞許人陳告犯人請給計贓生罪統制統領將佐取旨今欲依此施行上曰立法不必大重責在必行法必行則人莫敢犯 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詔御前諸軍統制可依見行管軍條法不許出謁接見賓客內兼州事者依本法 二十八年正月十一日宰執進呈臣僚論殿前司強刺人充軍事上曰招軍一節士大夫往往以為不切事宜殊不知除戎器戒不虞聖人所以思患而預防於無事之時為先事之備豈可但已今殿司見闕數千人積之歲月切恐暗失軍額不便但當措置約束無令擾人足矣宰臣該等奏曰誠如聖訓 三十年六月二十五日宰執進呈次上曰如聞

諸州軍私役禁軍兼闕額多不招填三省可同議檢會
條法行下如守臣以下非法占破監司按劾仍令監司

互察三十一年二月一日後殿進呈乞編修樞密院軍

政條法上曰依故事委編修官十一月三日詔後諸

軍統制官韓霖依軍法施行以建康府駐劄御馬前軍

風不起及差官診視得即無病證諸王權言霖託詐中

九月詔後軍準備將權正將武翼大夫季在除名勒停

令本軍自効以江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威方今統

紅過江無人部轄致也十八日詔劉汜貸命追毀出身

文字除名勒停送英州編管令鎮江府日下差使臣一

員兵級十人管押前去內兵級逐州交替各具已收管

申三省樞密院

到以三省樞密院機速房勘會據諸處申

失理合按軍法

施行故有是詔二十一日詔王權可特貸命除名勒

停永不收敘送瓊州編管月具存在聞奏令臨安府差

得力使臣二員軍兵二十人押送前去沿路不得時刻

住滯具起發申三省樞密院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王

而進兵如入無備初不經意及旋棄廬州回屯昭關將士從

子橋欲我之人心一推領親兵先通庾東州及虜將至

於山宗山姚以興一軍迎敵自與我力戰數告無應于權之

意自辰至申僅遣二百軍往已無及矣與權雖却然猶之

興賊數百人遂與其眾俱守江所存者無一假二權權以和

謂已得金字牌令棄城守江錢糧自甲二馬一死再于

賊一使軍民奔逃擁入城河城及江爭渡沉溺而死又三

是故明正國
話有與負

刑朝

島廷

首為言且

上使恨不

將士食其

聞風由也

爭先其亦

効命不容

以副誅矣

國矣

難乞